

夜雨秋燈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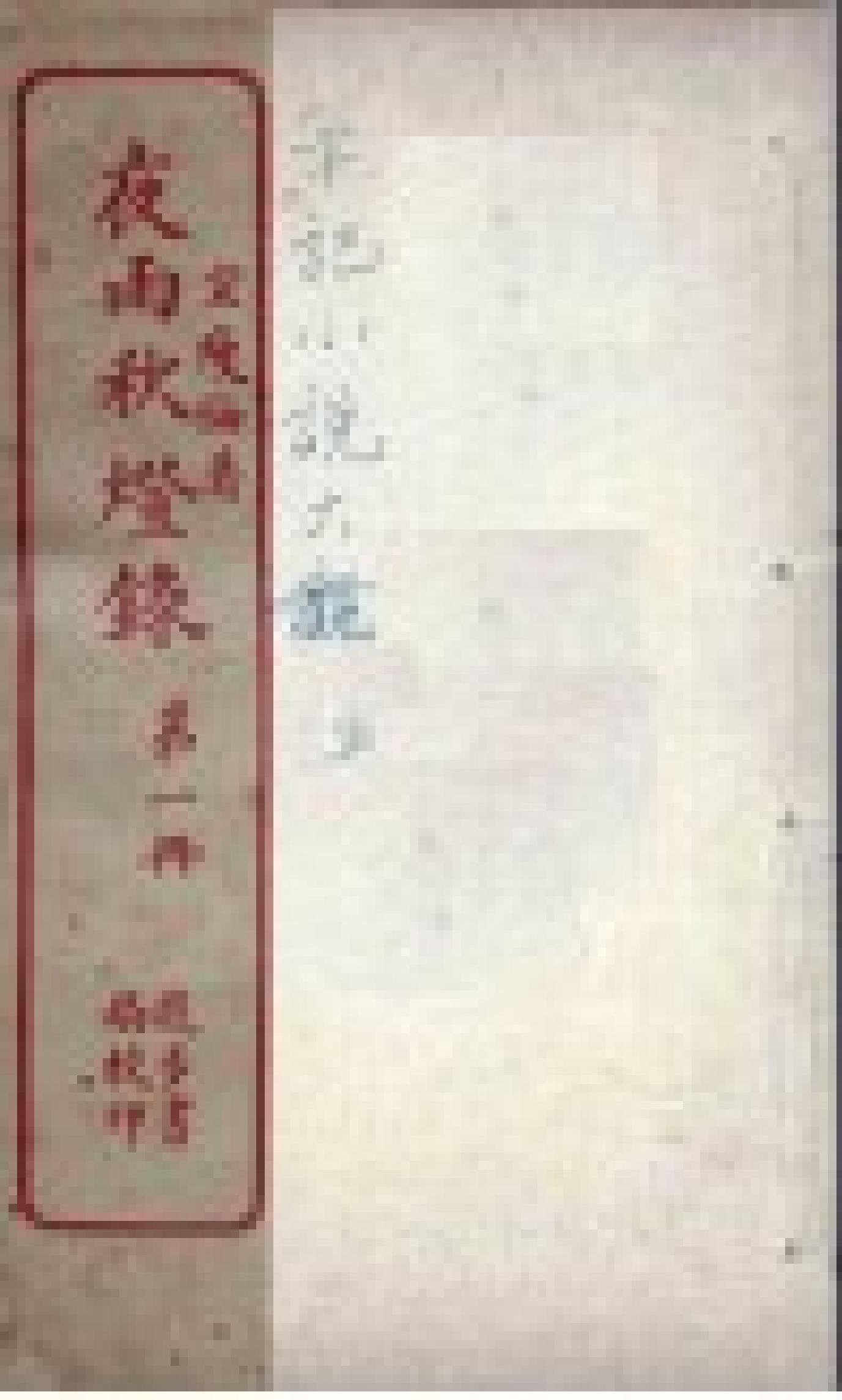
第一冊

宣瘦梅著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宣瘦梅著

夜雨秋燈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夜雨秋燈錄序

金井墜梧之候之塘芟萎之辰夜永於年秋涼似水淡烟彌野而急雨隨跳素月掩輝而孤燈替照墜餘懽兮未拾眷所思兮不來僕于是謝趾離焚心字楚騷束而不讀商音聽而增淒客有冒雨叩門攜燈入座者肅而言曰子亦知夜雨秋燈錄乎其為書也可以質仙佛可以驚鬼神微雲之舒卷于太虛未足方其縹渺也飛瀑之噴瀉于古澗不能擬彼清冷也趣語橫生奇思迭出實足補志林所不逮而步觚賸之後塵僕乃受而卒業曰嗚呼噫嘻子殆窺其迹而未明其心矣夫賈傅作鵬鳥之賦禰生成鸞鵠之篇類莫脫乎樊籠隱自書其抱負宣君瘦梅書可換鵝帖徒乞米杜陵屋破驚聞涼雨之瀟瀟阮籍途窮空對孤燈之耿耿離人愁夜騷客悲秋紺芙蓉以為裳採蘅蕪而作佩不堪回首絃詩商畫之場無限傷心香草美人之喻是錄語以隱而彌顯意似奇而實庸美刺悉本風詩事屬子虛而不害毀譽總存直道言雖孤憤而何傷况乎書奇事則可愕可驚志崎行則如泣如訴論世故則若嘲若諷摹艷情則不即不離是蓋合說部之衆長而作寫懷之別調也予徒嘗其文法誇其匠心不幾相馬以皮而好龍以畫哉客既去覺秋氣次寥夜光明靚別有張觸即誌簡端質諸宣君當亦謂異昔而同岑不致方鑿而圓柄也夫

光緒二十一年秋七月之吉梁溪叔言沈家珍書于海上

夜雨秋燈錄目錄

卷一

青天白日

銀鴈

王大姑

雅賺

東鄰墓

吳孝子

卷二

龍梭三娘

迦陵配

劉子儀膏藥

忠魂入夢

奚大瘤

王紅冊

一聲雷

應聲藍面鬼

卷三

桂林臬署三異

烈殤盡孝

父子神館

珊瑚

麻瘋女邱麗玉

卷四

佟河子

雪裏紅

鄒生艷遇

假五通神

郝騰蛟

續集目錄

卷一

卓二娘

丹青奇術

范小仙

郁線雲

樟柳神

古劍頭

喪事演劇

穀於菟

卷二

木孩童

庭蘭院主

沉香街

小癩子

稽聳殿為文信國公冥幕

丐癖

髮繡佛

卷三

大腳仙殺賊三快

南郭秀才

驢化為履

樹孔中小人

楠將軍

曇花記

博山兩賢婦

珠江花舫

卷四

金竹寺

石郎蓑笠墓

馬姓

離垢園

陶莊

十丈蓮

古泗州城

獨角獸

三集目錄

卷一

先覺僧

華瘋子

補騙子十二則

某廣文

三官救刦

雷神

湯文正

卜者梁翁

小王子

卷二

科場五則

姚幕府

周封翁

陬邑官親

同胞三鼎甲

義貓

李老

丁養虛

阮封翁

趙甲

轉女為男二則

卷三

妓篤故誼

破鏡重圓

珠妓情殉

四川某賈軼事

記瘦腰生眷粵妓事

崇川俠妓

冶遊遇故妻

阿韓傳

九月桃花記

記珠江韻事

得新忘舊

女仙降乩詞

船女奇緣

情死

記張素琴校書畢命

記錢姬假途脫籍事

記紫蓉女奇逢

記珠江才妓事

蚌精

品花賸語

李芸小紀

卷四

張少卿校書花燭詞

榕城生逸事

西冷太瘦生偶記

情種輕生

張少卿題虎阜寺

和張少卿女史

王峰樵客遊虎阜

雙齡小傳

灤陽女子題壁詩

一度風流千貫錢

天緣巧合

珠江風月

記李三三逸事

姚倩卿小傳

鄭素琴小紀

馬雙珠小傳

胡寶玉小傳

夜雨秋燈錄卷一

天長宣 鼎瘦梅甫著

青天白日

浙人南宮認菴。以字行。幼隨父璣宦於粵。清廉窘其橐。母先逝。父繼卒。虧庫欵將擊獄。素謫叔璧幕於蘇。欲往依之。潛焚兩親骸。以竹籠負之。徒步逸餐。風咽露跋。涉奔波。一載始抵尋。叔無耗時。蘇正歲歉。益困急。傾守囊錢。購半畝地。瘞之。誌以碑。結茅若圃。守其側。蓬頭垢面。淪入乞兒賸飯殘羹。尚知薦祭。時年僅三五。性孝且慧。貌癯不枯。聞吳兒山歌學之。即當伍氏簫。始免餒。朝村暮郭。倏忽三年。偶倚古寺門。向陽柄蟲。面即貴家園。時見美人樓上眺。頃一小鬟艷。年二八。出而反掩其門。行向西。忽伏草際。少時。整衣去。知為小遺甫。數步。即若有膾物墜地。軟無聲。呼告之。婢不覺。遂掩襟往覘。錦袱也。中裏金玉釵釧。珠寶零星。勝以魚。正折作方勝。書云。十郎哥哥足下。妹謬以陋質。獲配清芬。親上做親。幸中之幸。牽牛西北。一水盈盈。孔雀東南。雙聲隱隱。盟深金石。妹喜嫁得梁鴻。却轉滄桑。郎忽貧如司馬。然而鮑宣對挽鹿車。阮氏何嫌。犢鼻雞窗。攻苦卜鴻路。飛騰敢怨標梅。撫青春而未艾。惟祈折桂脫白衿。以來迎。逆知青眼頻更。紅絲欲斷。每聽孤語似怨。前度之冰。欲倩蜂媒再接他家之酒。

心石堅而不轉。辭簧鼓而須防。若真挾瑟改絃定彈黃鸝時擬傳箋布意恨少青鸞小婢娟  
奴雖曰主僕實同腹心事已迫於燃眉情實殷於刺目。遣尋一鷁面展雙魚奉上緘淚之句。  
斷腸之辭宛轉十三行預彷蘇娘織錦附以纏臂之金搔頭之玉珍珠一百顆聊為匡璧添  
光不盡纏綿泥中人再為嘵舌未敢隕謝釀下材急不擇音敢布愚忱伏維憐鑒某年月日。  
秦氏小妹貞璞檢祚手肅南驚讀一過訖曰險哉東床落魄富兒賴婚鍾情者越禮冒嫌進  
療貧方若為他人拾得則婢固命盡即追追牛女亦復睽違鵠橋無日矣曷坐以覘之少頃  
婢返面色灰死倉皇覓捧莽間不得仰天嘆曰奴死不足惜負主人託奈何南笑曰娘行失  
何物值何言死婢聞其言有因哀祈曰好男子曾窯目否曰卿能明告我或者璧能返也曰  
我秦氏婢娟奴日伴女公子主見婿家貧欲改適女公子日夜哭妾憐之請以粧臺中舊蓄  
者約五百金囊以鮫綃附以雁字親去作寄書郵付於小檀郎囑入都謀戰捷好親迎墮其  
物必洩其謀烏能不悲言已大慟曰然則將若何曰死耳南探懷與之曰是耶非耶婢見即  
伏地叩頭挽之示殷勤婢曰子乞人得暴富棄之甘乎妾將何以報曰報我不難恐我之所  
易子之所難也我之所甘子之所苦也曰試言之曰僕雖冠猶童子身子貌美極矣未知能  
令我真個銷魂否婢赧然徐報曰君姑待我行行即來婢齎金玉去南亦但儂出東郭三日

後偶經園外遠聞鶯聲喚曰來乎。仰視之婢也。笑而招以手。門砉然開。南遽掩入湖山石畔。芳草如茵。婢曰。以此聊報大德可一不可再。南曰。諾。方將懷抱見婢以紅羅蓋粉面。南笑曰。子秀色可餐。方欲飽看。博須臾歎。何吝而抑藏乎。抑嬌羞故態乎。婢以纖指向上曰。青天白日。不怕神明耶。南驚如棒喝。情魔潛遁。遽起曰。子畏神明。僕甯不畏乎。持竿攜籃。喃喃誦青天白日四字。出門去。婢遙送致聲。君每日日中來。當分己食果。君腹南瞑目狂奔亦不計。園門閉否。明日市上行。有一相者呼曰。丐者來。子卧蠶下。何來此陰隲紋。應在三十六日。必有非常遇。曰。吾日唱蓮花求生活。免溝壑足矣。尚欲追蹤榮陽公子耶。曰。不然。驗當酬若干。曰。十千。詎則若何。曰。抉我雙眸子。曰。先生眸子危矣。至三十五日。丐如故。走告相者曰。眸子權寄尊龐。一宵穩相者。又視之。拍掌曰。得矣。邊城紫氣透。當先得財。南曰。諾。明午步長街。忽有牽其裾者呼曰。月兒耶。南頸有月牙痕。故小字月。視其人鮮衣怒馬。貌若貴官。姑應曰。然。其人慘涕曰。兒何至此。南驚憶曰。壁叔耶。曰。然。兒曷隨之歸。寓廬中。起居華燦。叩阿嬌亦甚慰。因縷述顛末。哭失聲。叔曰。久謗爾父母。殺特凶。詢無回字。乃在此耶。吾年老。橐富無子息。今得猶子。不愁繼續矣。立命婢媼為更襪縷。且濯香泉。依舊翩翩。顏色煥發。婉述相士神。叔命以十千酬之。欲招致為叔鑑慈顏。不許。旬餘。忽以千金付之。曰。兒既廢讀。當學賈以齒辟辭。

曰試為之無不利。南來裝買櫂。遇江運白粲大獲。明年今日歸。首叔至。則門戶猶存。第主非是。詢居停。曰子去後。爾叔亦他徙。且不知徙何處。南茫茫無適從。因思江北新置宅。曷歸而  
偵訪。掃墓瞻仰。傍人頻催腰纏餘五百金。即全購柏油壓船渡。後北風怒號。江凍十日不能解。柏油值頓昂。獲利可十倍。更於宅前設綵鋪。以三千金為母。招老成者四五輩。司出納。又一年。心不忘叔。一人渡江。搭散入船中。流風大作。浪如山。霹靂大震。同儕者十數人。咸見雲中現極大四金字。曰青天白日。筆畫分明。眾誦佛禳之。而字仍現。雷復鳴。船幾裂。眾急曰。上天已明示惡人事。各自省。無累他人。南挺身告眾曰。此僕隱事。誠不可以告人。敢相累乎。急向怒流。踴身投。昏懵中。抱得枯槎。聽其掀簸。耳聽雷雨驟下。火光竄金蛇。須臾霽。視此身如一點萍。乘萬里浪也。忽一官舫鳴鑼挂帆來。呼曰。速救活。抱槎人。賞十貫。旋來紅船。挈而登。官舫人非他叔也。互驚問。叔何處來。曰吾移居通州。偶遊紫琅山耳。爾父母墓無恙。爾之心曲吾已悉。娟奴已隨秦家女。適婿家。婿果貴。即迎娶。爾事緣未至。毋慄也。同之通寓。見嬸安好。婢僕更多於蘇寓。不敢問。居二日。袖出小摺呈叔。此年來予金總目也。曰煩甚。曷携去。翌晨辭別。叔又贈以數百金。抵蘇誌娟果如叔言。忽遇弄船人。驚曰。君尚生耶。若輒皆震死。船覆。吾抱繩始免。頃泊此修治耳。南出資贈助之。即假館舟子家。偶倚白板閒眺。見一美人乘

香輿隨僕媼復又一婢乘下澤車貌酷似娟尾行三四里至一尼菴。美人登殿拜如來。僕媼憇遊廊。菴主獻香茗。婢閒步偶見南目熒熒低喚曰。青天白日。南失聲曰。嘆娟娘耶。婢問何遽華潔。告以故。曰鍾情者尚戀舊耶。曰中懷無一刻忘。曰彼此有情。尚不譖姓氏。令人齒冷。又詳告之。旋聞內呼娟。美人偕去。南惆悵無聊賴。躡躅叢墓處。見一大塚碑云。東浙寓公。南宮諱璧。玉人先生之墓。誌文詳叙。夫妻同卒於蘇。死近五載。旅葬於此。以待猶子南宮認菴。他日尋覓。撰書者里諸生郁昉。南讀畢大驚。回憶叔嬌面目。不知此墓中人。何既同名氏。且猶子亦同名。必無是理。而竟有是事。歸訪文學士。知郁昉第具冠投刺入拜。昉憬然曰。君頸有月牙痕乎。曰然。曰令尊叔甫生時。與先大夫莫逆交。先大夫逝。叔甫老伉儷。亦相繼逝。易簣前數日。堅囑鄙人預後事。謀吉壤作墓誌。並囑君如回蘇。即為繼續。君從何知有僕而惠然肯來耶。南以見墓誌對曰。幸不負先人遺命也。南蹙額以兩次遇叔告。求解惑。曰令叔甫生習吐納。歿能解脫。如子言。其仙去乎。南遣人如通訪。杳矣。遂移兩骨函。依叔墓重葬。雙塚峨峨。加以封植。手自撰文勒石紀事。昉視之喜曰。子尚能習舉子業。何自棄。蓋昉已前科。北闈中經魁。因欵留教之讀。是秋回浙中副車。昉開筵為賀。鼓吹大作。泥金署牆。把酒向南曰。君貴矣。芳年二十有一。尚欲歌朝飛雉耶。曰弟有舊盟。癡心拱候耳。曰愚兄代覓佳人。為君。

權署縣君何如。言未已，即有婢媼扶一美人出與交拜。南不知所措。昉挽之拜。兩行畫燭送入洞房。親為反局雙闔。臨去顧內曰：「今宵好報恩。毋再怨我夫婦累汝。」漏靜。揭巾微曉。則紅粉露垂。香肩玉削。頗似娟。亦低喚曰：「青天白日。新人微粲。」曰：「悶葫蘆打破矣。」南聞之大喜。始知尼寺美人即昉妻。當日寄書人也。夫貴娶已。兩載極敦愛。娟重見南。始為貞述。南來訪貞始末。為昉述副車之中。賴昉力資緣關節。始獲雋。其所以不即以娟與之者。恐誤讀耳。少頃入幃。綢繆猶處子。明日謝昉。昉亦謝。至是始道破。昉曰：「君遇遺金不拾。僕亦留全璧以待也。」從此秦越一家。親愛如手足。南旋即援例謁選官揚州司馬。携娟娘去。頗不自諱。每謂僚佐曰：「不圖黃榜中。亦有卑田院中乞兒也。」

懊儂氏曰：昔披裘人云：「僕豈捨遺金者哉？」然高人遇之易。乞人遇之不易。至美色當前懸崖勒馬。此等功夫尤不易。偉哉南宮。宜乎蒼蒼者報以厚德也。吾願普天下男兒。無論富貴貧賤。當人人書青天白日四字於座右。

銀鴈

江西某郡有地師杜君。香草青鳥術最精。嘗與富室兒李十九友善。其父故杜為走山谷覓地。草屨幾穿。閱三載。始得一穴。沙水分明。良為吉壤。居邑之東山。距李宅四十餘里。山故幽僻。

樹木葱蘢。遊者聽樵斧丁丁。與巖寺午鐘相問答。而西山居其前。儼如屏幛。蒼翠溢眸。杜得  
意非常。告李曰。此福地也。令尊人古道為鄉里重居。此諒無愧焉。願公等更修德以培之。則  
子孫貴真莫及。不日杜為點穴。李兄弟扶櫬窺空事藏。杜往浙。應貴人聘。厚贍遠行。一別兩  
載。詎莫後。家道反不如前。疊亡人口。其兄李十八夫婦亦偕亡。遺一嫡女。名銀鴈。彌留時。殷  
殷以弱息相託。泣曰。吾夫婦他無所戀。惟勞吾弟看顧銀兒。則瞑目泉臺下。十九亦泣。受遺  
言。女年甫十四五。風致裯娜。不慣操作。其婦翁氏。黑心符也。時於墓砧前。訾猶女懶惰。久之。  
遂信。垢面蓬頭。淪入赤脚。女始伏枕上泣。繼對木主啼。婦怒。施鞭撻。女奔告叔。反繫其手足。  
而毒楚之。諸婢環泣。伏叩請代。不許。雪膚流血。一縷僅延。婦怒。猶未已。幸先隴隣菴老尼來。  
為翁氏諷受生經。急代緩煩。始釋。明日婦欲禮佛。索溫水盥手。女誤以冷水進。大怒。欲笞其  
背。女懼。奔投門外溪水。見亡母冉冉自林中出。悲告女曰。兒無苦。且隨老尼遁空門。則生矣。  
言已。即杳。女正慘痛。忽聞門內喧嚷。翁氏自批頰。作亡母聲。詈曰。狗賤根。何仇欲殺吾女。十  
九奔入。知為亡嫂怒婦惡代。哀之。即唾其面。數責萬端。急尋女。得於門外。謹覓死狀。携入婦。  
即抱女哭失聲。旋又自擊以木杵。搗陰戶。血淋淋流出。窮榜外。禁制之。力猛於虎。一室大譁。  
隣舍登牆窺。雞犬皆驚。老尼素與銀母善。合掌曰。善哉。善哉。大娘何暴也。老身為證。囑渠改

遇善視銀姑。不許。早為銀姑覓佳婿。不許。寄養戚里家。仍不許。尼戲曰。無已。其將付老身。携去。為弟子乎。婦聞即稽首拜。曰願以掌珍煩大師接引。問如願否。曰願。十九知不能。亦聽其出家。明日親送之菴。擬即削雲鬢。尼曰尚早。瞑目坐蒲團。火許。張目笑曰。溪水何妨隨石轉。嶺雲更有出山時。十九臨去。謂女曰。兒有所需。可暗囑師父來取。毋輕陷不測也。女涕泣牽裾。尼大喝曰。痴兒既皈依三寶。尚作嬰兒戀乳狀耶。急送十九出掩菴扉。由是掃地焚香。鐘魚梵唱。漸授以禪課焉。年餘十九。益困頓。戚屬咸云。坐新舛不利。有識者云。右沙太聳。即利。亦只發女家。明年杜歸。目覩李之情狀。大驚。心亦疑殞宮風水。然晝則走山谷。夕則挑燈。比對書冊。均無誤。終不識致困之原。一夕假歸家宿。夜夢天女至。烟鬟霧鬢。儀態萬方。告杜曰。汝亦知李墓不吉。所由來乎。吾山神也。持以詩句告汝。詩云。千里來龍結一匏。左根右葉長根苗。天生福人住福地。無愧惟有西山樵。杜心欲咨白。而天女遽作霹靂乘雲去。杜驚寤。急往西山。尋一泛常穴。為李遷墓。詭云前穴地脈為山風吹破。不足寶也。暇則裏糧入西山。物色樵豎。匝月無一遇。一日暴雨至。視嶺右有衡茅數椽。急奔避。一婆婆老嫗。綻服出應客。堂上懸桐棺七尺。總帳淒然。云伊藁砧亡週七年。問有哲嗣否。云僅一杜姓佛奴。其名蓋渠。父夢佛而生者。因貧習樵採。日在東山雲深處。言已唏噓。向外翹首云。頃將遭雨。恐歸來又

似水淋雞。旋入以山茶炊餅餉杜。餐飲頗甘。須臾。一少年荷樵冒雨歸。眉目端好。氣宇非凡。見客。支揖如儒者。杜知是佛奴。自陳同姓。佛奴入與母言。少頃。又出與為禮。如見長上。杜喜。與閒話。辭均閑雅。無俚語。告嫗曰。文郎不俗。何不令讀書識字。嫗曰。兒幼曾就村館渠父既歿。未亡人又衰邁。全賴是兒斧柯供菽水。問佛奴年齒。則云十七。是女。即就地藉藁止杜宿。晨起。出腰金二兩酬茶果費。嫗笑曰。母子雖貧。而非賣茶果者。矧同宗者耶。堅却不受。杜知不可強。後累遇其廬。禮貌均不衰。一日見佛奴獲雙雉歸。烹而登盤。味極鮮美。盤有餘。收入供母。及偷瞰佛奴。則仍咽粗糲。杜大敬重。告嫗。擬為佛奴覓佳偶。嫗喜曰。兒年已冠。得宗長作伐。大好事。但一貧如洗。誰肯以婦女嫁樵人子耶。問渠父可有墓地。曰野葬耳。免入漏澤。國足矣。尚敢卜牛眠歟。曰不難。僕有吉壤奉贈。他日貴顯。幸無忘指引人。嫗敬謝稱善。杜向李十九索前地。云有遠族孤寡。請以所棄者與之。需值當不吝償。李慨然不吝。杜欲立券。李本擬以百金酬杜。至是遂克。立百金券。杜持往與嫗諭吉。佛奴集眾樵昇父櫬詣墓穴。杜命剷五尺。無移舊穴而深倍之。甫掘尺許。得一物。非土非石。狀類龜鼈背。有篆文曰。識者杜。莫者杜。宜子孫。貴且富。鮮德之家。莫妄觀。莫已。杜又遠行。佛奴仍習樵。每晨過父墓。輒見蒸騰。如釜上氣。瞬屆嚴寒。佛奴正癡望。忽白氣接凍雲。縷縷然漠漠然。落落然。霎時雨雪大至。衣